

形而上学

【美】理查德·泰勒 著
晓 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决定论
决定论与人类行为
决定论与道德
考虑
“这由我决定”
因果必然性与逻辑必然性
自由
温和决定论
对温和决定论的反驳
实例
朴素的非决定论
作为理论的决定论和朴素的非决定论
主动论

第六章 命运.....75

宿命论和决定论
关于未来和过去的宿命论
宿命论的根源
神的全知
奥斯莫的故事
四个问题
排中律
种种反驳
不可战胜的命运

第七章 空间和时间.....96

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的相似性
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的比较
若干比较例证
空间和时间中的前行和后退

时间和变化	
空间位置或时间位置的固定性	
空间位置和时间位置的转换	
第八章 时间与永恒	108
纯变化	
纯变化概念的奇特性	
取消纯变化概念的尝试	
第九章 因果关系	122
实体、状态和状态的变化	
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	
恒常的结合	
自然规律	
作为必要和充分条件的原因	
因果必然性	
作为必要性的必然性	
因果关系和时间	
第十章 上帝	138
充足理由原则	
一个世界的存在	
无起源的存在	
创造	
上帝	
“自因”	
“必然的存在物”	
“第一因”	
世界的性质	
偶合与证明	
感觉与证明	

这些论证的意义

第十一章 存在与虚无…………… 164

 灭亡的观念

 个人存在的终止

 卢克莱修的形而上学

 内在的自我

 自我中心的幻觉

第一章 需要形而上学

世上有许多东西并不是人们所必需的。然而，一些蠢人为了获得其中有些东西，竟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例如，没有财富，人也能生活，并且仍然幸福。没有地位、职权、势力，人同样能生活，并且同样能幸福，当然也同样具有人性。很可能，没有这一切，人将更有人性，成为更符合大自然或上帝意图的那样一种人，而不管究竟是哪一个最先给了他生命。财产、权力、名声之类，对于缺乏思考的人来说确实至关重要；但仔细考察一下，所有这些不过是妄图使无意义的生活具有一点意义而已。它们反映了一种愚蠢的想法，即认为贪婪地积聚黄金或货币能够保护甚至提高人的价值。当这一奢望落空之后，人们往往不再追求这类东西，转而去满足另一种需要，那就是找点事干干。几乎没有人能静静地坐着，更不要说静静地坐着思考了。在闲暇时，大多数人开始盘算到遥远的地方去，去买些东西，或者拍些照片，总之，要干点什么。正是这种来来去去，会让他们忙上一阵子，使他们度过一生中的许多时光，让感官得到各种新奇事物的享受，而使大脑不去进行思考。也许正如古代经典作家所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即使这样，那也只是说，只有人能够推理、沉思、思维，而不是说，人的大部分生命都用在上面。我们仍然跟其他动物一样，有着永无休止的需要和欲望。这就迫使我们不断地运动。亚里士多德“生命就是运动”的格言，无疑适用于我们自己。正是我

们和其他动物的共同之处极其明显，而使我们不同于其他动物的那些难以捉摸的特性，则并不明显。这位哲学家把推理、思维、沉思跟神联系在一起，并不期待凡人表现出才智。有意思的是，也有例外，对于凡人中少数生来爱好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人，他却另眼相看，并且把这些人的幸福比喻为神的幸福。

热爱人、热爱自然

然而，有些东西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至少会使人感到很痛苦，使人的天性受到压抑。这些不可或缺的东西之一，就是至少能赢得某些同伴的友爱和称赞。如果缺少这一类东西，人们就会去寻求类似的东西，这就是以虚伪的爱、假尊重、敬畏或畏惧等形式出现的东西。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虚假的东西居然经常能起作用，甚至似乎能使人们的生活具有意义。然而，从各方面看，事实就是如此。当然，这并不说明这些虚假的东西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说明人们有一种强烈的需要，他们想借那些东西来满足这种需要，其实是徒劳而已。

另外还有一种需要，无法抹煞，而且不能不予以满足，否则就会有严重危害；一些形而上学家历来都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需要，那就是对自然的热爱以及我们置身于自然之中的感觉。没有这种需要，我们就成了机器，无聊地打发着光阴，直到上帝恩赐的末日来临，那时，死亡将会把我们平时一直无法找到的宁静强加给我们。一个孩子很可能以为自己与众不同，以为自己实际上是现实的中心，整个自然围绕着他运转，万事万物为他的需要服务。热爱自然的人则会超越这种只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褊狭概念，他能够敏锐地感觉到他本人与整

个现实的一致性，而这个现实是既无开端，也无终点的。许多人探讨形而上学时之所以遇到困难，从这里可以得到部分解释。不是因为形而上学特别难以研究，而是因为他们探讨的着眼点不对头，他们从一个孩子的心理出发，总是把自己看作舞台的中心，而把其余一切存在只看作是一大堆没有精神或没有灵魂的东西。以这种思想状况去理解柏拉图、佛陀或斯宾诺莎的著述，几乎是不可能的。

形而上学与智慧

说来奇怪，还存在着另一种必不可少的需要，即对形而上学本身的需要。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作为有健全理智的人而活着。这并不是说，这个世界的某种科学知识通常不肯轻易给人的报酬，形而上学都能允诺。形而上学并不向人们许诺自由、上帝、永生或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它既不提供关于上述这些事物的实际的希望，也不提供关于这些事物的知识。事实上，形而上学并不向人们许诺关于任何东西的知识。假如一个人寻求的是知识本身，那末他应当感谢经验科学，因为他决不可能在形而上学中找到知识。

那末，形而上学给予人的是什么呢？在它独有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它能给予人的是什么呢？这个无限的世界所无法向那些最有钱有势者提供的东西，看来形而上学实际上也是不给的。形而上学拒绝最有钱有势者，比拒绝贫贱者更为坚决，它所不给的又是什么呢？它给人的报酬是智慧，但不是无限的智慧和无敌的真理，那些东西必须交给神；它给人的不是对宇宙或对人类的精辟理解，而是智慧，仅仅是智慧；而智慧是珍贵的，正如它是罕见的一样。

智慧有什么了不起？假如它不能满足我们深切的渴望，例如渴望自由，渴望敬神，渴望延长寿命等等，它还有什么价值呢？为什么还值得去追求呢？

智慧给予人的报酬，从消极方面来说，首先是使人免受无数假货之欺骗，那些假货不断制造出来，不停地向头脑简单的人兜售，通常总会获得惊人的成功，因为从不缺少顾客。但智慧使我们避开那些并不比脚底的石头更有价值的闪闪发光的珠宝、摆设、诺言、教义和信条。蠢人只要稍受引诱，就会紧紧抓住一切貌似珍贵的东西，以图满足其由贪婪与角逐等邪念支配的大脑所产生的种种欲望，而不管这些欲望何等愚蠢、讨厌和有害。许多人为了满足上述那种被人爱的深切需要，会因为简单的一句话，例如一个矫饰的福音传教士所作的“耶稣爱你”这样一个虚伪、廉价的保证，而觉得自己已被感化而改变了性格。这类奉承话有时所直接产生的信念，被不加批判地当作真实可靠的象征。其实，它们只不过表明了一种需要，即必须设法用一切办法予以满足的一种需要。又如，许多人能够随意地、甚至不知不觉地排除对于自身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恐惧，并抹煞这个客观事实。只需给他们提示一下古典著作、宗教书籍甚至一个机灵的传教士的简单演说中所允诺的某些东西，就能使他们得到安慰。于是，那种歪曲一切事物、颠倒整个世界的宗教信仰，就这样充当了廉价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并不属于穷人，而是属于那些精神空虚、缺乏智慧的人，甚至包括某些陶醉于世界声誉的人。象这种用空洞的说教来取代思维的宗教，并不属于那些具有形而上学头脑的人，也不属于那些首先热爱上帝与自然、同时把自己看作上帝及自然的造物而自爱的人们。

在宗教不能取得进展的地方，按照怀疑论者的看法，空想有时能为这一需要提供某种满足。因此，许多人在白日梦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在那里，对每一个形而上学问题的每一种回答，无非是对空中楼阁各个房间的装饰。一切都是他们的头脑的产物，或者更糟些，是他们的需要的产物。这是一种虚无飘渺的梦，因为除了幻觉之外什么也没产生出来。这类空想不是形而上学，而只是形而上学的代用品。它们再次说明，一个人只有在获得这种代用品时才不需要形而上学，不论这种代用品是多么不切实际。这正是非常需要形而上学的证据。

我是什么？世界是什么？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它不象月亮那样惨淡、荒芜、冰冷而毫无生气？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大脑是什么？大脑思考吗？欲望或意志是从哪里来的？它是自由的吗？它是不是跟我一起消亡？它可能永存吗？死亡是怎么回事？更奇怪的是，诞生是怎么回事？是开端？还是终结？生命是一种类似时钟结构的装置吗？世界果真没有提供选择的可能性吗？如果这样，会产生什么影响？假如有神，神是什么样的？到底有没有神？或者说，自然是否就是它本身的创造者？是否也是我的创造者？对我们来说，它是否既是摇篮又是坟墓，既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既是天堂又是地狱？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未知的，并且永远也不可知。在人的头脑中，在科学中，或在哲学形而上学的文献中寻找这类答案，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人们仍然会寻求这些答案，每一个智力健全的人都会这样做。愚笨的人要寻求，博学的人同样要寻求；孩子会寻求，成人也会寻求，凡是能惊讶地注视世界的

人都要寻求。总会有各种虚假杜撰的答案，总会有人宣称他们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宣称他们在某种宗教信仰中，或某一深奥的天启著作里，或某种神秘莫测的事物里，“找到了”答案。其实他们并没有找到答案；他们所发现的是，他们已失去了继续提出问题的愿望，并且发现，他们已不再担心给这些问题所提供的答案可能会有什么结果。除此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换言之，他们所找到的是一种源于无知的安慰。

因此对形而上学的需要仍然存在。谁也摆脱不了这种需要。然而大多数人总是想避开形而上学，因为探索形而上学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而且最终并没有珍宝可求。人们宁愿要它的一些不高明的近亲，因为它们能够无代价地给人们提供一切，例如提供一个神让人去顶礼膜拜（这个神待人独厚，并确保每个人能享有与众不同的永生），或者提供一种能自由主宰命运的自由意志。

人们总是会选择形而上学的代用品。他们出于对形而上学无法遏止的需要，会接受任何一种代替物，不管它多么庸俗，多么荒谬。尽管形而上学一方面让人们处于极端无知的状态，并不供给丝毫关于任何事物的知识，但是另一方面，毕竟只有它才会给人以唯一值得坚持的东西，从而否定了其他任何允诺是比它更好的东西。因为形而上学首肯的是智慧，这种智慧有时同无知是不可分的；但智慧的光辉毕竟是真实的，是产生于它本身而不是借来的，它不仅是我们那些美好而又自私的希望的反照。

第二章 人和身体

有时候,最简单、最明显的区别,会产生理解上的极度困难,每天经历的极普通的事情,会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极端无知。人类对太空,已进行了相当成功的探索,天文学,这门研究离我们最远的物体的科学,所掌握的确切知识,恐怕是无可比拟的;而近在我们脚边的青草,却具有一些难以探究的奥秘。同样,关于人,关于人类历史,关于很久以前的和遥远地方的文化,我们的知识已写成卷帙浩繁的著作;然而,要是有人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末每个人就会被那个与他最密切相关的存在物即他自身的问题弄得茫然失措。而且奇怪的是,一个人所能提出的关于自己的最简单的问题,即我是什么?似乎是最难回答的问题,而又是最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可以对其他许多东西,包括一些很复杂的东西,提出它们是什么这个问题,比如可以问:一棵树或一滴水或一台机器是什么,而且可以肯定,他的回答虽然不完整,却不会完全错。但是,当一个人问他自己是什么,从他最内在的本性来看他是什么,他如此密切关注的、而且在他看来正是宇宙中心的那个“我”是什么时,他就会迷惑不解,必定会去求助于一些最难理解的哲学理论。

进一步说,正是这个简单而基本的问题,衍生出各种最重要的哲学门类。一切道德、宗教、形而上学、法律,都以此为转移。比如,法律与道德都预先假定存在着有责任心、能引咎自

责、能明辨是非的行为者。但是很显然，某些事物能负责任，而某些则不能；假如人实际上属于后一类，那么，传统上所设想的道德和法律就毫无意义了。又如，许多宗教预先假定人是精神的存在，在肉体死亡后他仍能继续存在。假如人实际上根本不是这种存在，那么这些宗教就是建立在一个错误概念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探求这个基本而简单的问题的答案。

既然大多数人几乎一辈子全都为实用目的所吸引，追求着他们的欲望的对象，因此他们的思想永远针对着外界的事物；不过，一个善于沉思的人，有时会思考自身的存在，而且很容易对这个存在感到神秘莫测。因而，当某个著名的或许是受到爱戴的人死去时，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这个人跟埋进坟墓的遗体不是一回事，因为他们所了解和热爱的不是遗体。所以，一个教徒在这种场合不愿提到死亡，而是愿意说离去。又如，当一个人为自己的成就，特别是一些似乎具有深刻道德意义的成就而欢庆时，或者当他为自己的失败而后悔时，他不可能设想自己的身体或身体的任一部分，例如神经系统，是他欢庆或后悔的对象。相反地，他所欢庆或后悔的对象乃是内部的那种使他成为与众不同的人的因素，因为他所祝贺或指责的是他自己。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特殊关系，例如爱和友谊，也都是这样，它所联合的是人，而不是仅仅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肉体。

自我及身体的实在性

无论我可能对自己的本性及我自己与身体的关系感到多么没有把握，我都不能怀疑这两者的实在性。不管我是否与

自己的身体同一，不管我是不是精神或灵魂，或各种思想和感情的集合体，不管我是什么，甚至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任何哲学思考之前，我都不能怀疑我自己的存在，不能怀疑我是世界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如果我象所假定的那样，果然知道一点什么，那么我知道我存在。似乎再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清楚了。当然，我对我所确信存在的那个自我的性质一无所知，但这与我知道我存在这一事实并不矛盾。

此外，我知道我有一个身体。我可能是从经验中知道这一点，就象我从经验中知道无数其他事物存在一样，也可能不是从经验中得知的；但是不管怎样，这是我确实知道的事情。对于我自己和我身体之间的关系，我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甚至完全错误的概念；不过我对这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的实在性，同样都不能有所怀疑。对于我的身体以至许多器官的性质和作用，我也可能非常无知，事实上我的确是无知的，但这种无知并不会引起对身体的真实性的丝毫怀疑。

那么，在我自己和我的身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当我颇为自信地说我有一个身体时，我用“有”这个字所确认的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概括地说，一般有三种可能性。首先，我有一个身体可能只是指我自己和我的身体的同一，或者说我是一个身体。其次，它可能表示拥有的意思，这样，我有一个身体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身体是我所拥有或占有的许多东西之一，它也许是以某种独特方式为我所拥有。^①最后，这两者之间可能有一些特别的也许是非常玄妙的关系，例如，我作为一个人是一回事，而我的身体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这两个存在物彼此以某种特殊方式发生联系，人们恰当地称之为这一个拥有另一个。

下面将会看到，所有这些见解都存在着许多难以理解之处，而根据第三种意见，可能会产生许多特殊的理论。然而，我们最好从最简单的观点着手，然后看看其他一些理论是否更合理些。

唯物论

我知道我有一个身体，虽然这是某种异常的、高度复杂的东西，但它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事实上，要是不承认它完全是物质的，那就没有理由把它叫作我的身体，因为没有什么非物质的东西可能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假如我有一个身体仅仅是指我自己和我的身体的同一，那么可以说我是身体，并且仅此而已。确认我自己同我的身体的同一，与说我有一个身体毫无矛盾，因为我们在表示同一关系时经常是这样说的。因此，说到桌子，人们可以正确地说它有四条腿和一个桌面；说到自行车，可以说它有两只轮子、一个架子、一个座位，还有把手。在这些例子中，谁也不会设想：桌子或自行车是一个东西，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或“身体”是另一个东西，这两个东西不知怎么会神秘地联结在一起。桌子或自行车就是恰当地联结着的各个组成部分。同样，我可能就是我身体各部分的总和，这些部分恰当地联结着，共同发生作用，其作用方式是这样表达的，即声称我是一个有生命的身体，或者说我是一个有生命的、物质的动物有机体。

关于人的这种唯物论概念，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即简明。我们确实知道身体的存在，知道有生命的动物的身体存在，其中有些身体一般被称作人。按照这种观点，人是毫不神秘或难以了解的，至少就人所属的物种而言是如此。

上述这种简明性的结果之一是：我们不需要在人体与心灵的关系问题上进行思索，不需要问这两者怎样联系，或者其中一个怎样对另一个发生作用。所有这些问题，在上述这种观点范围内都成为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这种观点一开始就否定我们是在谈论两个东西。动物机体的死亡——这当然是一个经验事实，而不是一个思考的题材——等于人的灭亡，这仅仅是指共同构成生命的那些作用停止了。因而，按这种观点，人的结局不过是他身体的结局，那就是：来自尘土又归于尘土。此外，人自己与身体的所谓同一，还可以说明每个人对他的身体及其健康与安全的关心。如果人与他的身体同一，那么对后者的一切威胁就是对他自己的威胁，并且他必然把后者的毁灭看作他自己的毁灭。实际上，这似乎确实是所有人的态度，不管他们在哲学或宗教方面有怎样的见解。又如，每个人描绘他与其他人的区别，或他自己同其他东西的区别，也只是描绘一下身体之间的区别。当我说某种不相干的东西，比如门上的一个把手或一只鞋子不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可能仅仅在论证它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然而我却不会轻易说我的手、大脑和神经系统这些肉体的东西不是我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

虽然如此，但这样一个概念还是不断地带来巨大的困难，而且对大多数哲学家来说，这些困难是如此严重，以至似乎任何理论都比唯物论更为可取，而不管它们在受到仔细考察时显得多么荒谬。事实上，在某些人看来，唯物论的困难实在严重，只要一提到这些困难，就足以使它成为不值得讨论的理论。

“同一”的意义

唯物论者说“同一”，必定意味着自我与身体的严格的完全的一，分毫也不差。现在我们说到某物X和某物Y，说X和Y是同一的，或者说它们其实是同一个东西，那末，我们说X是怎么样的，就必定要说Y是怎么样的，反之亦然。简单地说，这就是二者同一的结果。因为如果有什么东西对X来说为真，而对Y来说非真，那么按照逻辑，X和Y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而不是同一个东西。譬如，要是说到英国战时首相和温斯顿·邱吉尔为同一个人，那么，无论想对其中之一说点什么，比如，说他活到很大年纪，说他抽雪茄烟，说他是一位很果断的领袖，说他出生于布伦亨等等，必须全都适合于另一个。假如有任何一个命题，对其中之一，例如对邱吉尔先生来说为真，而对战时首相来说却非真，那末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邱吉尔先生不是那位战时首相，这里指的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

因此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命题对我为真而对我的身体却非真？反之亦然。当然，可以同样用于我和我的身体而不发生谬误的命题非常多。例如，可以说我出生于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而且就是指我的身体，也毫不足怪。又如，可以说我的身体现在恰好重多少磅，把它作为我的重量，也是正确的。

现在请思考一些更成问题的说法。譬如，说我应当受到道义上的谴责或表扬，这样说在某一个时候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们能否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说我的身体或身体的某一部分例如大脑应当受谴责或表扬呢？道德谓词用于任何物质对

象岂不是太不相称了吗？或者，假定我有某种深切的希望、愿望或想法，比如说，希望在某一特定时刻能在外国的某个地方，或者，想到了荷马史诗中的众神。但如果断言我的身体或其某个部分希望置身别处，或者想到了神，那至少是奇怪的。一种纯物质对象的纯物质状态怎能存有如此的愿望和思想呢？特别是在这个意义上，纯粹生理状态如何可能向往或想到某种并不真实的东西呢？又如，假定我是个教徒，当然可以说我爱上帝和邻居。但要是说我的身体或某些部分如脚或大脑是教徒并且爱上帝和邻居，岂不荒谬？能不能说，我信仰宗教或有仁爱之心，仅仅是指我的身体处于某种状态或以某种方式在行动？假如我声言我自己与我的身体同一，我就必须发表所有这些奇谈怪论；就是说，凡是我谈到我自己的一切事情，我都必须准备用来谈论我的身体或其某些部分。象这样去议论人的肉体状况，也许没有逻辑错误或明显的谬误，但起码是令人奇怪的，而且人们还能提出质问：这些话用于人的身体是否还有意义？

然而，如果我们研究关于信仰和知识的命题中所涉及的认识论的谓词，那末，有关身体和有关人格的谓词的不一致就更为明显。假如我相信某件事，例如，相信今天是2月31日，那么我就处于某种状态，即持有一个确定信念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这必然是个虚假的信念。任何物质对象的物质状态怎么可能与这种状态同一呢？特别是，有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对象的虚假的物质状态呢？事物的物质状态，看来就是那样客观地存在着，人们甚至想不出任何东西可以区别一种物质状态与另一种物质状态之间的真假。生理学家可能会在特定时间对大脑或神经系统作一个完整的生理描述，但他决不能